

賜

綺

堂

集

賜綺堂集卷二十二文目

謹權衡論

甲辰

召試

論唐宋八家文

與友人論史漢書

張良范增論

卦變說

堯典分合說

幽雅幽頌說

春王正月解

禘祫攷

上長撫軍書

復秦小峴觀察書

答某書

制義自序

先府君壙記

友箴

鍾馗讚

又

又

清如長老像讚

念珠讚

四十四歲小像自讚

缺角視銘

方硯銘

琥珀峴山銘

自鳴鐘銘

杖銘

又

又

又

王秋亭先生像讚

王繩齋太學像讚

賜綺堂集卷二十二

吳苑 詹應甲 鱗飛

文

謹權衡論

甲辰

召試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其所爲積者
數也其所由生者理也其積之數極於萬其生之理統
於一得其所爲一而後其萬可紀也得其所爲生而後
其積可推也數從理出理執氣先故夫黃鐘者萬事之
本聖人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先其算命稱物平施莫不
衷焉此蔡氏律呂新書所由繼審度嘉量而言謹權衡

也乎天下之物有長短不能無輕重權衡不謹無以濟
度之窮同多寡不必同輕重權衡不謹無以信量之公
然度生於黃鐘之長量生於黃鐘之容權衡者則以黃
鐘之重而生焉者也黃鐘之重起於絳黍謹其絳亦謹
其重而已矣衡之制職於平平焉而四則生絜準於正
糸繩於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權之職主於墜墜焉而
五體生百黍爲銖象日刻二十四銖爲兩象歲氣十六
兩爲斤象月之望三十斤爲鈞象朔之終四鈞爲石象
四時之成故權之數天數也衡之象天象也然必權與
物均乃始生衡衡責以平權責以墜不俯不翔不紆不

揚同心一統示民有常連體合德背陰負陽曷爲背陰而負陽衡處南南任也任養物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於人爲禮禮者齊齊者平衡責其平禮之屬也權位北北伏也伏終物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於人爲知知者謀謀者重權責其重知之屬也權之數先天而起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形負幹而下迤所謂立者中縣焉圓而環之令之內倍好處陰而用柔知之德圓而神也衡之象後天而設上憲旋璣旁酌建指中叶七政外應十二辰其製垂緇而橫殺所謂衡者中水焉進退而眡之察其鑽空窻然其不可撓乘剛而運

陽禮之用和爲貴也然度與量皆以獨見功而權與衡
又以合成用抑豈非律娶妻而呂生子之義歟禮知通
律呂合陰陽備天人協同四海之歸貞天下於一然後
知黃鐘者執氣之先聖人得之以開物成務謹之數謹
之理也謹所積謹所生也

論唐宋八家文

或問於予曰吾子言古文力主八家何也曰文辭惟其達而已東漢而後句琢字雕日趨富麗而辭愈不達若文選所錄之文可謂達乎達亦難言次聖人六經其爲經緯萬古者何也聖人之道卽天地之道聖人之言卽天地之言也戰國以後明聖人之道而浩然之氣又足以達其所言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者其惟孟子乎下此則優於道者或絀於文非文絀也有德之言質實平淡周程張朱五子是也其他皆文而已矣莊周之放屈原之悲賈誼之英銳司馬遷之雄偉董仲舒之平正劉向

之淹雅班固之整齊千古論文者奉爲極則雖其旨有不同而意無不達也是曷嘗若六朝句雕字琢者爲哉彼其得諸心而措諸手也亦自有不可磨滅之氣高齏霄漢深入無垠隻字單詞不見其不足長篇累牘不見其或窮以視六朝則彼爲疊石之峯引渠之沼盆中之花卉而此則爲岱華爲江河爲離奇輪囷千尋百尺之名材也唐宋八家何以異是乎予主八家主其達而已矣或曰然則八家於文皆同與曰否昌黎於文學尚書雅頌而奇氣得之孟子故光燄聲勢鞭雷霆而走日星正變屈伸不名一體文中之聖也柳與韓並驅雖若不

及然幽奇森秀自闢一境於人跡所不到之區其意深
以遠其詞清以腴蓋學戰國而雜入史遷公穀者千山
夜月孤鶴唳天柳州侶馮學韓而自成家者歐陽子也
以風以雅時而雍容揖讓於廟堂時而絲竹管絃於巖
壑祭叔雅歌投壺武侯綸巾羽扇叔子緩帶輕裘而折
衝千里不動聲色是其爲名公卿之文乎曾王三蘇並
出廬陵門下而曾王與三蘇異卽曾與王亦有不同南
豐儒者之文也醇正峻潔不爲俊快之語而氣則渾厚
神則秀折事則委曲周詳闕里琴書餘風可想臨川則
以剛毅出之氣堅於金石而神栗於冰霜峭直刻深法

家之文也律以經學會王較眉山爲優眉山所學雜出
子史大旨不外機權而父子兄弟又各開一面老蘇其
爲猛將平偏師直搗無不摧之堅城雖長平坑及無辜
西域成於矯制而勇冠三軍其功不可沒也大蘇則不
然爲賁育且爲蘇張爲良平且爲信越身不一手口不
一舌大或挾山超海細或鑿空鏤磨目之以聖則過情
而目之以人則人間自莊周而外未見有是人也其飛
仙乎小蘇寓草犂於紆徐藏英奇於渾浩其言理較韓
歐則甚疎而較其父兄則已密矣其持論較父兄則稍
拘而較曾王則已縱矣是其爲揣摩成熟之辯士乎此

八家不同之大畧也若夫意之所至氣以運之駛然如
帆飽風沛然如水出峽則八家如一家也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夫達則孰有過於八家也哉近世爲古文者不
深惟其實而豔於時代之最先謂八家不足學也無寧
六代其稍高者亦明知六代不及八家於是更自位置
於左馬公穀而考其所爲實遠不如六代無論八家也
句剽字攘裂補以成文與夫句琢字雕者又有間矣吁
是乃所謂左馬公穀也歟是乃所謂辭之達也歟

與友人論史漢書

昨與足下論及史記漢書同異長短其意有未盡合者
謹筆之於書以報足下子長孟堅並間世奇才後有作
者皆弗可及已如不深維夫難易之故彼二子者短長
未易論也紀傳之體前古所無創自子長以一百餘篇
綜括上自黃帝下迄元狩獲麟數千年之人事奇矣
孟堅體本子長述高祖以下至僞新纔二百三十年武
帝以前有史記爲粉本昭宣以後又據劉向父子及揚
雄王商所紀稍加增刪者也子長創例而孟堅遵之創
者固難於無藉也子長紀遠而孟堅紀近紀遠者事煩

書雜難於去取整齊紀近者事簡書多易於討論修飾此子長所以多疎不及孟堅爲稍密也顧疎與密亦何足以定二子長短哉孟堅華瞻動引經術然奇氣不如子長遠甚于長雄偉奔放一往而不可羈孟堅則稍拘矣子長無所謂法法自我生隨筆所之卒亦無弗中尺度孟堅則兢兢墨守分寸不踰矣子長其猶龍乎游大海戲浮雲下上太虛莫能名其狀也孟堅其馬之神駿而調息銜勒者乎亦一日而千里也子長優於孟堅又奚疑然卽文言文則二子並絕千古而攷其得失二子者則各有所短而有所長譬諸圖畫子長以大筆墨鈎

勒作山水人物惟其神似者也孟堅以細筆描寫宮室
花木翎毛丹青金翠燦然奪目者也故曰其文並絕千
古子長好奇又生漢初去戰國秦時未遠其風聲氣息
往往有豪俠跌宕之思而適會蠶室之禍以其憤懣發
於文詞故以傳奇人奇節可驚可愕可涕可悲往往激
昂沉鬱令讀者撫卷如親睹其爲人至於論次諸儒撰
紀吏績與夫典章文物之華亦不如班也孟堅好雅生
於東京崇尚經學之時出入蘭臺從容揮翰故典文該
核篇幅端嚴令讀者如入朝廷觀百官之趨踰仰威儀
之肅穆至於奇人奇節亦不能少振厲焉故曰二子者

各有所短長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僕
嘗卽二子之書想見其性情子長負奇氣而僻於自好
孟堅冲和而靡於自立此其所以一失言於李陵而一
失足於竇憲也嗟夫史才難得後學者不必軒輊二子
也班雖不逮司馬而自班以後不復有班今試取諸志
列傳之最佳者誦之卽使子長復出亦豈能有所加哉
至於是非褒貶謬於聖人則先儒所論詳矣

張良范增論

或問張良范增何人也曰王佐才也皆王佐才而一成一敗者何也曰擇主異也雖然其所以佐之者亦異夫王者之興地利與用人而已地利既得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人既得則地可拓守可固天下雖大不難振吭撫背而制之也若大勢未得徒以才力橫行海內雖日擊殺數千百人日下數十百城譬猶嬰兒橫槊嬉戲市中當踉蹌擲逐時壯夫無不散走及其氣盡一婦女収之足矣當項王之斬蘇角虜王離解趙圍破降章邯渡河而西也諸侯王將相無不俛首屬焉當是時雖沛公

先入關當王關中然羽不破邯必不能再破嶢軍先諸侯至霸上是先入關者不可謂非沛公而沛公之得先入關者不可謂非項王也范增於此時能說項王勿屠燒咸陽雄踞關中南盡巴蜀舉賢任能以鎮慰之且明告諸侯以得入關之故諸侯王將相方且析圭爵於羽手外驚其威內懷其利慮無不拱手聽命者根本旣固然後東面以觀諸侯之變伺隙攻之如是則進可兼諸侯一海內退亦可距關守也迺增計不出此徒以巴蜀道險輕以其固與沛公又聽張良之請而益漢中地以三降將委之是明奪沛公關中而陰與之也夫韓生之

說項王留關中猶鯁生之說沛公也沛公能聽之而力不能支項主力可留而又不能聽增此時會無一言勸項王而徒疑沛公之終有天下以急擊殺爲事夫不能自爲有天下之事而徒憎他人亦已過矣婁敬之說高帝都關中也在天下已定之後張良尙勸帝從之而增於天下雲擾之目不能勸成其謀何昧昧哉當良勸沛公聽樊噲言出舍除苛法毫毛無所近反羽所爲關中之民久已繫心沛公矣且羽放弑義帝諸侯又並起則沛公有天下或需歲月耳增能終抑困之乎不寧唯是漢王部五諸侯兵出關竟入彭城曾無一人櫻城拒守

以待項王者夫項王之彭城猶漢之關中也爲范增者
自應委擇持重嚴明之士分疆畫界鎮而守之國內之
事悉受命焉然後項王可出也乃都邑之重兵勢一臨
如發蒙鎮稿根本旣搖則支體皆震大事之去固不待
垓下陰陵也明矣其後楚漢相距久楚下滎陽拔成皋
漢且數困及項王擊彭越定梁地屬曹咎司馬欣等成
皋卒以不聽羽言而敗則知項王之人始終皆親故悻
悻者流而無賢士持重遠謀者也余故曰良佐漢以興
增佐楚以敗非徒擇主之異而地利與用人所以佐之
者亦異也

卦變說

卦變三十二圖旋之得六十四圖朱子爲占筮作也每卦自一爻變至於六爻又自爲六十四卦以六十四乘六十四共得四千九十六卦而占易之法備矣曰其法始於朱子乎曰否焦氏易林其前乎此矣然則朱子因焦氏之式爲圖乎曰否焦氏於每卦之變其序依上下經如乾變爲坤爲屯爲蒙爲需以至爲未濟也未濟變爲乾爲坤爲屯以至爲旣濟也坤變爲乾爲屯爲蒙以至爲未濟也雖然無次第朱子則卽其變之多寡自下而上次第整齊乾之變一爻者姤也同人也履也小

畜也大有也夫也二爻變者次之三爻四爻五爻變者
次之而極於六爻俱變之坤他卦倣此雖文周復起勿
能易矣然則朱子與焦氏占法同乎曰否焦氏神於占
測自爲四千九十六卦之詩以當古繇辭不占於彖象
也卽吉凶可推然其失也鑿矣朱子占法祇據彖象是
尊聖爲繇辭也惡乎同曰彖象簡畧卦辭六十有四而
已爻辭三百八十有四而已朱子不效焦氏之自爲詩
然則四千九十有六之占曷占乎曰占於彖象而已曰
每卦一彖六象遂可爲六十有四之占乎曰彖象有盡
而占彖象者無盡也靜則占彖動則占爻兩爻合占與

占一爻不同也占之卦爻與占本卦爻又不同也合占
本卦之卦之彖又不同也占動爻與靜爻又不同也占
不同則此一彖六象者實可爲六十四彖三百八十四
象矣而又其占之人不同其占之事不同其占之時日
不同是六十四彖三百八十四象可爲幾千幾萬之占
而未有窮也曰漢言易者四家惟焦氏演卦變作易林
則安知四千九十六卦之說古人果有是法耶曰易林
之詩焦氏以意創也左傳中言筮者多矣曰貞某卦晦
某卦曰某卦之某卦其繇或不用易其爲連山坤乾之
辭未可知其爲占者自撰如焦氏易林亦未可知也然

卦變無窮占亦無窮則確然矣自漢初言易者類不言
占惟焦氏一家不失古意而又膠於卦氣直曰傳爲京
氏術愈精而理愈鑿豈非不據本經而求術數之故哉
自是以來雜以讖緯解以老莊凡象象無所用於筮而
占事者又自爲推測游魂歸魂之說六親六獸之占飛
神伏神之辨假遁甲以明背聖經談理諸儒則謂象象
不爲卜筮設而易學愈晦矣向非朱子作啟蒙後學焉
知占易之用耶大傳曰生生之謂易觀卦變圖者於占
法可悟大道矣然則本義中某卦自某卦來者其義如
何曰不獨朱子云然程傳亦云然也彖傳有言往來上

升者以此解之此亦交易變易之一義見易理無所不
有也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知變化之道者其如神
之所爲乎

堯典分合說

尙書今文堯典一篇古文析其半爲舜典而增稽古帝舜二十八字於慎徽五典之上則姚興所得於大觚頭者自唐以來列在學官如禹謨益稷俱依孔壁次第取其篇數多也舜別爲典義自正大卽濬哲文明云云語近古經可不必辨但伏書合舜於堯後儒或引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以證堯舜當分及以篇名虞書不可并舜典於堯典者實未窺及古聖合典深心也二帝一德一心同道同治堯開舜始舜成堯功堯其天乎舜其地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堯之謂也至哉坤元萬

物資生乃順成天舜之謂也知始作成無二元則放勳
重華無二典孔子贊堯曰大贊舜曰君大卽統天君卽
承天凡地所生皆天所生也凡舜所爲皆堯所爲也安
得謂二帝分典乎如二帝而必分典則堯典宜冠以唐
書書稱曰虞謂堯之功皆成於舜也典稱曰堯謂舜之
功總係於堯也今說者謂虞史所述因係之虞然則左
傳稱夏書者又何說歟若謂唐虞異代卽典不可合舜
既爲天子卽典不可并於堯愚笑其見至陋也舜之攝
位也以人臣而躬爲天子之事舜之踐位也則以爲天
子而盡其所以爲人臣之心昔孟子嘗言之矣欲爲君

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夫治民
當法堯事君當法舜豈其專指在位之二十八載乎哉
明日達聰垂裳恭己其爲君治民也皆所以事堯者也
故咨岳宅揆之詞不曰奮庸熙朕之載而曰熙帝之載
其作樂告成功也韶之義取紹不猶子統於父乎古今
有終身爲臣而道全乎天下之君者文王是也有巍然
君天下而道全乎臣以爲君者舜是也周之受命始於
武王而周公作雅頌俱冠以文王武之功皆文之功也
平成之治極於帝舜孔子序書合舜典於堯典舜之功
卽堯之功也斯固古聖深心歟孔壁之書至安國始出

至梅賾始行後儒疑其僞者多矣獨舜典之分於理未
悖論者亦姑置焉然以孟子所引堯典爲證則舜典舊
合於堯曉然也漢晉諸儒不言舜典猶曰壁書未行豈
孟子時亦未睹全經乎哉善乎太史公之言曰書缺有
間矣卽伏書堯典亦不能無缺也論語咨爾舜一條孟
子曰放勳曰一條庸非古經所有乎古文尙書凡百家
所引莫不蒐補而獨遺此此亦愚所不解者也至堯典
分合則可直斷曰古經共一篇

幽雅齋頌說

周官籥章中春逆暑中秋逆寒皆飲豳詩而祈年於田
祖飲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蜡則飲豳頌以息老物
豳雅豳頌不見篇章鄭康成謂卽七月一篇而三分之
謂近風者爲風近雅頌者爲雅頌說者謂割裂一詩判
別章句謬矣蓋卽一詩而入樂之音節不同隨所用而
名亦異是說也較鄭爲稍近第闕疑志慎猶不若荆公
詩亡無所考之說也余常反覆以求於詩則所謂豳雅
豳頌者實未嘗亡朱傳謂楚茨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爲
豳雅豐年臣工噫嘻載芟良耜五篇爲豳頌此非巧於

附會實確有足據者甫田之詩不曰琴瑟擊鼓以迓田祖乎大田之詩不曰田祖有神乎其爲擊土鼓以樂田畯無疑也惟頌五篇用於蜡時飲以息民後人疑臣工噫嘻皆春時諭戒農官之語不合於饗蜡余謂不然豐年良耜載芟秋報也而溯其始必从耕耘臣工噫嘻春戒也而望有秋斯勤率作於息物時歌之一以侈神庥一以勸力稼倘亦安不忘勞卽豳風乘屋播穀意歟不然唐堯之遺風猶知好樂無荒之戒顧一遇豐年遂忘勤動歟五篇之爲豳頌無疑也凡詩道閭閻之情者爲風道公卿大夫有職於國者爲雅七月亦雅也而列於

風猶閭閻之情也楚茨四篇畿內諸侯與外侯皆可通
用仰承祖宗俯有民社雅矣至豐年五篇則小序歷有
明證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
也豐年秋冬報也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
社稷也凡詩言農事者皆可謂之豳此非豳頌而何哉
意五篇者各有所用於蜡乃並譌之歟由斯以言王氏
謂詩亡無所考者殆失於未深考耳反覆求之彼豳雅
豳頌實未嘗亡也

春王正月解

經書春王正月春周春也正月周正月也胡氏作傳始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引商書元祀十有二月及秦漢冬十月爲證朱子力辨其非辨其非者是也孔子身爲周民紀周事惡天下不知有王也故尊王以律諸侯諸侯之放恣極矣要未有擅改正朔二百四十二年中僅僅一曲沃莊伯從夏時耳孔子將欲律諸侯而自改正朔亦一莊伯矣尙何以懼亂臣賊子哉以理推之胡氏謬矣惟是十一月不可言春詩三百篇大率从夏七月一節言月皆夏也惟日則以周春日遲遲春日載陽夏

春也。如維暮之春爲夏春，六月阻暑爲夏夏秋，日淒淒爲夏秋冬，日烈烈爲夏冬。與幽風紀時無異。於是有所謂周雖建子以新人耳目，而時與月則俱未改者。爲一說十一月可名正月，而冬決不可名春。以藏爲生，以易爲作，以北爲東，以水爲木。上階天時下，言物類二十四

氣七十二候，其可假借耶？於是有謂改月而不改時者。又一說或曰：時固可改也，月則實不可改。冬至一陽初生，陽生卽春矣。律應黃鐘，卦應來復，一日以夜半爲子，則一歲可以南至爲春。所可疑者幽風月外夏正卽秦時。呂覽亦以建寅爲孟春。秦人事不師古，且不以建亥

爲正况周先王耶於是有謂改時不改月者又一說愚
謂時月俱不改經當云冬王十一月謂改月不改時經
當云冬王正月謂改時不改月經當云春王十一月皆
不當云春王正月也是三說固無一可者周改時並改
月朱子之說備矣愚又有可証朱子之說者一證於書
一證於詩一證於天文一證於歷法一證於本經及本
經之傳以商證周不若以周証周也武成惟一月壬辰
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于征伐商其朔辛卯日也秦誓惟
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戊午王次於河朔漢書律歷
志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

冬至可謂非改夏十一月爲正月而改冬爲春乎豳風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曰爲改歲若不以建子爲正則歲
固未央也何改之可言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若建子不改爲春則酒固冬酒也以改時改月言則改
歲者伏臘也介壽者慶新也卽登堂執兕萬壽祝君亦
叙於十月滌場之後與後世正旦朝賀初無以異也傳
曰武王于征伐商時辰在斗柄謂日月會於南斗前一
度正中冬日躔所在若建寅之月日豈在斗乎克商以
二月甲子卽夏十二月也左傳八月晉師圍上陽引童
謠丙之晨龍尾伏辰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

二月滅虢偃所言九月十月夏正也於周正爲十二月
矣十二月日躔析木正月日躔星紀謂不改時改月可
乎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
謂不改時日月可乎且後世可據以辨前世日月者以
古歷可推耳傳於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登臺而
書則稱其守禮於襄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食辰
猶在申則譏司歷之過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則
譏其失閏於哀十二年冬螽則以火猶西流譏其再失
閏其爲夏正乎其爲周正乎不待辨而曉然也况杜預
集解用長厯推步經傳凡日月交食以改時改月推之

其證不又何疑哉此皆以他書証也以他書証不

若以本經証亦以他傳証也以他傳証又不若以春王
正月本傳証經非災異不書而春無水秋大水無麥苗
書於冊矣若非改時改月則東風解凍豈以無水爲奇
而時在収成豈猶以苗稱乎哉春王正月本傳曰春王
周正月若預知有來世紛紛之辨也者後人以千萬言
疏之而不足古人以一字解之而有餘於是嘆左氏善
於立言而朱子之論果爲定論也然則告顏子行夏時
其義何居曰坐論古今垂法萬世云耳若夫因魯史作
春秋尊一王稟正朔係王於天卽係王於春春王春也

正月王正月也漢書有之星紀自斗十二度至婺女七
度于夏爲十一月於商爲十二月於周爲正月愚請加
其文曰斗柄昏建子於夏爲申冬於商爲季冬於周爲
孟春

禘祫攷

惟天子得舉禘祭而禘則下通於諸侯禘者祭始祖所
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以始祖南向配之不及羣廟之
主大傳禮不王不禘云云是也祫則有時祫有大祫而
義取乎合四時之祭天子惟春用牷而夏秋冬祫者三
合六親廟之至於大祖廟也諸侯春牷秋冬亦祫異於
天子惟夏祭一牷一祫曾子問祫祭於祖廟祝迎四廟
之主是也大祫則三年一舉五年再舉凡毀廟之主亦
合食而序昭穆商頌濟哲自契下至於湯并以功臣配
享商書予大饗於先王公羊傳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

僖公傳曰大禘也五年而再殷祭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是也禘與祫判然不同而混而爲一自漢儒始而漢儒牽引傳會又自魯之君臣僭禘而復以祫紊禘始明堂位魯後儒所作也王制漢儒所成也祭統祭義郊特牲皆漢儒所雜也其爲禘之說有至不可究詰者周禮春官四時之祭祠禴嘗蒸與小雅天保篇合而王制則曰天子蠲祐祫禘祫嘗祫烝祭統亦曰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是以夏祭之禴名爲禘也郊特牲祭義則曰春禘秋嘗是以春祭之祠名爲禘也鄭氏亦知其明與周禮小雅不合則詭云夏商之制固然蓋凡言禮家未有不

以二代爲通辭也者若問以祭法虞夏禘黃帝殷周禘
帝嚳此皆所自出之帝也一歲中不祭於春卽祭于夏
是亦時享也曷稱大祭且禘矣而復禘是時享又大於
三年一舉之大享也何者大禘惟合始祖以下而時享
迺舉始祖之父而祭之也卽大禘何必遲之三年哉漢
儒之謬則皆誤以春秋所書之禘爲卽周初之禘而失
之者也魯自惠公以後僭禘習以爲常常事經皆不書
凡其祀文王配以周公未有筆於經者閔二年夏五月
乙酉吉禘於莊公吉禘非禮也不於太廟而下用於禘
廟非禮之非禮也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於太廟禮也而合先祀序昭穆以致夫人是禘而混於
祫以祫爲禘而無所分也孔子特書所以譏夫失禮中
又失禮制而漢儒據以爲古之禘亦如斯陋矣韋元成
之議劉歆之辨祫禘皆無所分後漢張純則直謂三年
一祫五年一禘禘以四月祫以十月禘者諦也諦謂昭
穆尊卑之義也衛宏作詩小序竟以雖爲禘祭樂譌不
亦可笑之甚歟自漢以來博雅之士如杜元凱顏師古
韓退之輩所論祫禘未有不并爲一者趙伯循氏出始
據大傳始祖配帝不及羣廟之說以辨漢儒之非禘與
祫始判然異有宋諸儒主其說者甚少故眉山說詩猶

以商頌長發爲有商之禘卽橫渠張子亦惑於王制祭
統郊特牲祭義紛紛之說委曲疏解向微子朱力主趙
伯循所引大傳之說以証論語中庸諦與祫其何所別
哉朱子所言又得楊信齋氏而益顯故凡陳氏禮書馬
氏通考總不如信齋之爲深切著明也者愚約其大旨
曰禘推始祖而上不兼羣廟之主報本於無窮其禮與
南郊埒非僅若大祫合始祖以下之爲大禮也惟天子
得舉行若諸侯旣不得祖天子矣其可禘乎故孔子曰
魯之郊禘非禮也追遠合漢仁孝之至故曰知其說者
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

上長撫軍書

閣下移山左之旌旄綏撫吳中下車以來勤求民瘼未
三月而綱紀肅然猶慮民之病未盡除也乃以呂新吾
先生所著呻吟語手訂一編將以課其屬吏先屬應甲
爲補注雖古大臣以實心行實政者何以加茲顧應甲
一諸生耳不知爲政體要且於公爲部民不當有所指
陳旣受而讀之始瞿然於呂先生之書非爲除病者言
之也夫人之患雖在病而致病之由不一去其病而病
愈甚則患莫大焉善治病者當治於病未劇之先與病
小愈之後醫生切脉苟不深求受病之原以爲某病須

用某古方猶幕友不知爲政之本以爲其事須援某成案法未行而弊已伏除一弊而弊愈滋呻吟去呼吸不遠矣然豈勿藥之爲愈哉亦惟返求之本原而已教養者除病之原也守令能教民與能養民醫之良者也俗吏甚於庸醫徇一切苟且之術急於求治譬服金石鼓劫之藥而冀元氣之復其可得乎寧陵生平以篤敬爲本以踐履爲宗其講學非空談性命故播政不專尙文法乃以民氣凋敝狀病者之呻吟剴切著明發人猛省然究其所以治之者不待病之旣加不因病之已去也東南富庶之邦蓋藏易裕禮讓易興譬人之一身元氣

已固卽偶犯寒暑不過潔飲食謹起居攻而下之表而
汗之勿悞於藥力之偏其病易愈此擇醫之不可不慎
也吳民望公之來頌公之廉明者至比之湯潛庵中丞
夫潛庵善學寧陵者也潼虔之政自言奉新吾爲師及
其撫吳時不設邏者不採風聞惟力求病民之原務察
吏以安民必不爲庸醫所誤故吏治日新民氣日固無
除病之迹病無弗除也公以法睢陽者法寧陵豈獨吳
民之幸哉東南之民幸甚區區之誠注中未能詳及者
謹佈之閣下以閣下能知之能鑒之耳應甲再拜

復秦小峴觀察書

應甲頓首小峴先生蒙賜書獎借以所著古文見示應
甲於古文之學未嘗夢見然如閣下之文力洗南宋調
翻之習與俗儒考訂之陋明道致用兩者皆備雖不知
爲文者亦不徒以文目之應甲靡於自立少嗜聲伎好
爲側豔之詞中年落拓七下春官鬱鬱不得志或與酒
人爲緣點筆曉風殘月間要未必盡協宮商惴惴然懼
見斥於世之講道論德者不圖閣下顧而賞之至比之
劉龍洲一輩人且於廣座中稱道弗衰然後知先生所
以獎掖後進者雖一技之微必錄使愚庸果能從事古

人有本之學學爲文章則先生循循善誘不知又當何如耶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夫一技之士至與彥聖相提並論始見一个臣憐才之心無論大小而媚忌之人卽一技亦所深惡而痛絕之性情相反類如此閣下將屬應甲於某公某公負好士重名士之游其門者各挾所長以市聲塵路某公亦徵其賤而貨取之性情顧弗繫焉夫真好客者其家不必富能得士者其官且必貧閣下官監司而貧甚於士士之從閣下游者聆言論炙風采莫不沾溉於道德文章之富以成其名而適足以自重今見應甲

終年束書奔走困於衣食於其遠游先之所往其意良厚然閣下不輕薦士者也以不輕薦士之心加之於士則士當審所自處應甲雖感閣下之意終不敢以鬻餘之貨求售於大賈之門庶無負閣下之知也附呈絃秋詞一卷乞加點拍海疆清謐鈴戟燕閒伏惟先生爲道自重應甲再拜

答某書

足下初遇僕於廣坐之中卽造門委幣出十二眉山圖
屬題僕返幣與圖而足下不解其意書來若有憾焉且
援隨園大史以相讓僕一窮諸生耳何敢與當代名公
相提而並論顧平生雖無一字入隨園之門而隨園詩
之佳者未嘗不好而誦之此詩倉山集中所不載當是
及門假手卽不然隨園一時不經意之作旋卽棄去亦
文人學士不得已之應酬往往有之足下覆之於甌與
籠之以紗彼弗計也大凡畫家爲美人補圖如作無題
詩須具化工之筆從未有張合樂於曲房譜羣芳於燕

寢而裁冠博帶以臨之者載鼙以車馬樂鸛以鼓鐘類
乎不類乎且圖中所指十二眉皆閭中之妹也平視且
不可況使人玩索以嘆美之耶足下旣自爲文以導揚
衆美僕又何庸更贊一詞揆足下之意將使僕美羣鴟
之弼弼耶抑使僕頌雄冠之裁裁耶平生墨汁洒向扇
底衣邊要非漫作作必當意然體近側豔易涉諧詠或
有傷大雅故屢搦管而不成一字猶以長者待足下愛
之以德者也足下乃不自反而責僕爲狂詩過矣士之
搖筆從足下冀邀潤屋之餘澤足下以幣貨之其所爲
詩者不難得十牛腰且足下之言曰負重名如袁太史

猶不吝一詩是足下重隨園特以其名非以其詩夫足下之門冠蓋相望矣位高而名顯者甚衆求之未晚奈何舍彼而就此雖然足下賈之良者也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卽與子論賈此圖卷而藏之可也

制義自序

南陽生於制舉文學之不力爲之不工故屢下春官之
試癸丑南歸已無意於科名方追悔少時舊作思盡燬
之以掩其短是年秋泊游浙中當事者援而止之壬講
蘭陰暨陽之間生徒來寓硯者手一編曰辛壬試藝則
余十五年前朋試之作居多蓋吳中坊刻所傳播者好
醜雜陳旣不能自掩又無以塞造門之請乃覆取舊稿
刪汰其半益以鄉會試之文僅存四十首仍附駢體於
後而以蔣爰亭學士之序冠於編余文旣不工何敢質
當世特以年來公車潦倒轉不如做秀才時猶得父手

風檐於歲科兩試中邀衡文者一顧以壯其氣姑留一二以驗生平場屋之遇與不遇願吾鄙才能之士各研精殫慮於時文以奮跡青雲毋蹈南陽生覆轍云爾

先府君墳記

先府君諱淳字從先姓詹氏始祖黃隱公諱初隨末隱居婺源北鄉之廬源詹氏遂爲婺源著姓八傳至必明公諱公達居浙源之宋村由是浙源甲於他族又十三傳至德懋公諱同始由宋村遷虹溪世有隱德曾祖處士諱文炳妣汪氏祖鄉飲賓諱元生妣吳氏考太學生諱若魯妣查氏昆弟四人府君最少生平敦篤內行講求根本之地事親孝故與諸兄讓財取其瘠者初習舉子業入太學一躋鄉闈絕意進取以書卷自娛少好游歷與學士大夫上下其議論家貧愛客典衣剝薦以供

膏秣日不暇給顧性耿介襮彙中剛不能脂韋與世俗
俛仰其所交與游者必篤寔君子每訓應甲等寫馬援
戒兒子書楊園訓子語爲範族鄒中子弟勤學者爲延
宿儒講解經義躬自督課至夜分不倦有貧不能赴試
者飲之所造就里中後起多知名之士中年雖寄籍吳
門遠遶邱隴歲時祭掃必誠必敬經營兩世喪塋撫諸
兄藐孤以至成立自忘其困府君於詩愛放翁晚乃自
號古愚所著有古愚詩鈔及省吾齋墨譜若干卷詹氏
之族業於製墨其墨行天下惟府君能搜羅唐宋以來
古法運以精思得者珍如拱璧府君生於丁巳年五月

二十日卒於甲寅年七月廿二日得年五十有八逾五年己未冬十月丁未塋於縣西二十里張邨塢遵治命也塋在平岡之上峯特起山環水抱宜於形家言別繪圖藏之於家府君初娶同邑理源余氏爲明南京兵部尙書文莊公之後明經桂林先生女家承理學賢明識大義先生口授孝經曲禮卽成誦年十七歸府君事舅姑如事父母里中婚嫁喪塋儀節有疑必來請問一言動爲惻範應甲甫生之夕府君以夢告先妣乃愀然曰如若所云非佳兒也他日當以禮繩之勉敦實行或不至浮薄故應甲自隋地府君教之甚嚴生四齡先妣

卽見背府君游於外也挈應甲以從述先妣之言爲戒
應甲泣而誌之先妣生於丙辰年五月廿六日卒於甲
申年四月廿六日卒年二十七塋同穴府君於例宜贈
文林郎揀選知縣先妣宜贈孺人舉三子長卽應甲戊
申舉人揀選知縣先妣所自出也次啓甲後府君二年
卒繼娶汪孺人所出次振甲候選從九品適室徐孺人
所出女子四孫男三嗚呼以我先考妣之德之厚不肖
等不能顯揚萬一爰次叙世系及生平梗概掩諸墳冀
異日求賢而有文者表之昊天罔極嗚呼痛哉應甲泣
血謹記振甲書之刻石

友箴

倫之五朋。盍簪交以道。自古今。淡而永。益乃深。相仰止。
如青岑。相涵泳。如碧潯。相植立。如脩林。相寶重。如瑤琛。
師所畏。近所欽。和不比。合不經。情不過。意不侵。善則成。
疚則箴。去乃妄。戒乃淫。規以正。一爾忱。苟枉尺。豈直尋。
重穀璧。恥管金。信所諾。終所任。磨余劍。贈同心。碎余琴。
泣知音。

鍾馗讚

名爲進士文必工才鬼不敢授其鋒

又

士不第公無恟鬼爲役公當戒能令公喜公必敗

又

寶劍不磨日以鈍請爲公著無鬼論

清如長老像讚

禪家無相何爲與清公寫像我但寫個和尚偶然類却
清公模樣試問現前衆等果像不像仔細認來只怕那
和尚本來面目全不似畫的這相

念珠讚

顆顆是佛念念不空數有零缺妙義在中

四十四歲小像自讚

以爲儒耶奚失學而求諸淵以爲吏耶奚矯俗而任其
天爾志博而行太約才踈而業不專乃箕踞而免冠也
吾笑其腰之折人愚其首之黔爾豪未禿爾硯未穿寧
爲其所得爲者當怵古人之我先悠悠已往四十四年

缺角硯銘

去其角留其璞與我周旋勿雕勿琢

方硯銘

靜能厲動剛不茹柔四方旣平封卽墨侯

琥珀硯山銘

南嶽之形赤松之精質瑩火齊光燭柳星與硯同壽永

鎮管城

自鳴鐘銘

其鳴適時其行合天惜寸陰者聞此惕然

杖銘

能自力扶不失

又

行止相保與子偕老

又

曲以直爲體動以靜爲用

又

體朴而醜質勁而壽扶人无咎爲我執友

王秋亭先生像讚

有序

嘉慶丙子分校楚闈冠吾門者爲王秋亭先生令子兆春應甲雖未親先生聲欬然與兆春游習聞王氏先澤且讀先生遺詩與古文信爲宿師碩士逮於學而篤於行者今兆春之官潛江學博追述先生遺言奉畫像紆道就余大冶求題余雖不文弗敢辭乃爲之讚曰

先生冠不高而品詣超超也席不豐而著述隆隆也身艱一第腹貯五車古之介士今之真儒人寫先生貌癯我味先生道腴子爲儒官孫國士能以文章繼翁志猗歟茂哉堂堂告身有聞於後後之人當服念乎所繇受

者瞻遺像讀遺書而相與食其舊也

王繩齋太學像讚

孰不趨義義利兼權君適於衆惟義是專孰不盡孝孝
友並傳君大其家則友克全耕有恒產讀有遺編賈而
儒者德音宛然排難釋紛今之仲連我交伯子能文且
賢君之長嗣雲舫茂材名嘉身者能文章有士行余雅重之竟君未竟鵬翮高騫激
川世澤洋洋巨川誦芬食德縣縣延延先生儀像瞻之
在前

賜綺堂集卷二十三文目

恭讀

御製全韻詩謹跋

代擬

恭讀

御製新樂府謹跋

代擬

湖北武鄉試錄前序

代

湖北武鄉試錄後序

代

重修湖南通志序

代

重修當陽縣關陵廟隄碑記

代

王善亭先生制藝後序

賜綺堂初稿自序

泗南叔廬墓圖記

張桓侯廟焚詩記

丙子科楚闈第五房試帖詩自序

漢陽縣廳壁後止園記

錢柳汀六十壽序

陳鑑湖六十壽序

祭徐望叔文

弟崑漁寓鶴山房詩存序

書前大學士崑山徐公述歸賦後

治東雲程里胡氏家譜序

雙桂堂試帖詩序

潁川王氏家譜序

賜綺堂集卷二十三

吳苑 詹應甲 鱗飛

文

恭讀

御製全韻詩謹跋

代擬

乾隆戊戌夏

御製全韻詩成

臣

視學江蘇不獲與廷臣繕校之末仰

蒙

皇上念臣夙直

內廷

特恩頒賜

臣

敬受伏讀竊惟

聖學淵深涵今茹古百有六韻之中上溯

國家拓迹

疑

命之初遐自陶姚以迄於明文數萬旨數千而成之曾
不三月洵乎詩史之極軌而集韻學之大成者也其可
不昭揭函夏示茲來許用敢拜章奏請刊行既奉 俞
旨敬謹開雕以飫江南北多士翹望之忱而且拜手稽
首颺言簡末古聖人所以紀休烈宣治光彰勸懲其惟
聲音之道是稽聲成文謂之詩音相比厥有韻詩也者
古之史也雅頌之作追原王業陳說艱難以誦以絃迄
今詠歎不衰然多出自史官載筆或其時大臣矢音遂
歌敷陳諷告從未有一人萬幾之暇永言世德者也自

漢以還右文究聲律之主亦不乏而作爲詩歌炳焉與
雅頌同風者書不概見我國家肇荒大東自長白山
發祥以來

列祖

列宗垂永緒集大勛泊乎

三后相承百餘年間豐功駿烈超劉軼姬甄虞陶夏絜
之雅頌曷乎尙已今者

御製上下平三十章兼綜無遺以文武成康之聖且賢
漢唐數千百年英君誼辟所勿能爲勿敢爲而洋洋灑
灑運之 一心天章昭回俾彼雲漢彼有援圖錄引符

謠以誇張受命之鴻庸方斯蔑如矣今夫記事之書得失之林在焉本紀之體興觀之旨寓焉尙書獨載堯以來典謨訓誥雜有韻語穆乎古風然而終與聲詩異教後世代有史籍大率備掌故志典引宏通之義缺焉我皇上於上去入三聲中斷自唐虞訖彼明命以春秋之筆削寓詩人之美刺囊括千言衡程百世彼史臣如班固以下篇有論贊從而韻之詞有枝葉豈惟其史才之弗良抑亦聲韻之不講也烏足語於此哉且夫部有分也通有叶也或失則舛或失則僭儒生小夫畢世搖毫曾不得半之我

皇上抒睿思散天藻還相爲宮迭起赴節弗浹十旬而尊

祖敬

宗之義與天地爲昭由是進退百王之法燦然大備今
且布在學官矣無疆之教思與不朽之盛業俱傳
永永懿哉郁乎觀止矣臣忝竊嘉寵式茲多士其敢
不鑽仰高深尋繹百一爲多士告矧職依禁近讐
校是司揚厲攄忱尤有不能自己者至於部有分叶有
限別本韻嚴首字見之御序一篇大哉

聖言斟酌元化實與詩書同條共貫有蟠乎天而絕乎

地者非臣下所能管窺蠡測也已

恭讀

御製新樂府謹跋

代擬

臣聞樂府之官設始炎漢游徼百詩采自閭閻於目登歌郊廟用之邦國用之鄉人庶幾古陳詩遺意然而帝庸作歌之風邈矣自漢以還冒其體製者多有循誦習傳弗中於古節亦鮮合焉有唐一代自謝偃長孫無忌而下始爲剗格或曰新詞或曰補題雖義近風人而雅頌之旨缺如惟白居易事貞元元和之朝身歷中外鑒時事之得失鏡民情之樂苦追思武德貞觀以來之積累著新樂府五十章首曰七德舞亂以采詩官若欲助

東坡全集卷之三
流政化以附賸箴矇誦之餘乃得肄業在樂官如漢所
爲於是知唐之聲詩號爲甚盛者其學士大夫良不忝
乃其君則未然也欽惟我

皇上典學稽古包絡萬有聲韻之文胎孕元化迥非歷
代詩家者流所能併氣積力窺及萬一然且淵乎其中
俯覽博收江海涵茹賡韻依題釐然御集中固已
風天下而宣大化矣邇者謂居易此詩有裨世道人心
非徒文詞之善也爰廼按題成詠上自

祖德

宗功 文謨 武烈下暨邊荒迄於動植 天筆乍揮

萬狀躍赴而削牘曾弗改月雖曰俯同居易之作而豈
居易輩研辭練句者所可企歟夫居易唐臣閱千有餘
年受知

聖主賡颺之盛不啻一堂誠足爲居易幸顧居易敘述
時事寓有微詞他如霓裳法曲諸篇寧惟其才識之陋
抑時實爲之有不知所以然者今 國家重熙累洽蒸
動天和

皇上元音所鼓天地翕闢假令以居易之才遭茲 盛
際鋪張對天之鴻休揚厲無前之 偉業必有十倍富
時傳所謂陶冶而成之係乎景運非文人學士詞章工

拙之所能爭此又足爲居易惜然而我

皇上文治光矣

聖學懋矣 幾餘染翰一息萬言居易果生斯世饜飫
膏澤心驚乎 國家拓迹瀛

命之神奇而目眩於

聖天子揆文奮武之

皇圖手舞足蹈莫知所由捧誦 天章櫛伏僵走其何

能有所撰述如彼五十章則謂樂府一詩自有

御製而新體始開允無弗宜今廼仰蒙 嘉賞仍其題

存其序純駁是非受裁 宸鑒斯真識小者之極榮也

終不能不爲居易幸矣臣備員禁近無能採綴風謠
形容盛德遠愧居易矧再蒙恩出典學政於江南
夫學臣猶古轅軒之使也拜賜歡抃其敢不率先多
士書萬本誦萬遍以與

御製全韻詩俱傳永永奏上得請同時分布學官俾承
學之士讀

御製全韻詩而知韻學之大成讀

御製新樂府而知

聖人所以宣上化而盡下情者實與虞廷喜起相表裏
盛哉乎著作之隆軌已旣藏役臣以職事得綴言簡末

謹拜手稽首攄忱恭紀於後

湖北武鄉試錄前序

代

嘉慶九年歲在甲子武鄉試屆期例應巡撫典試維時
湖廣總督臣吳熊光遠駐襄鄖新任湖北巡撫臣瑚圖
禮尙未到楚臣台斐音職任藩司奉督臣奏委代辦典
試事宜并委督標副將監試騎射臣謹率同提調監試
等官齊集演武場進學政臣茹榮所錄各府縣學武生
試以馬步射技勇擇其材藝出羣編列好字號准入內
場試以策論復率同考試官秉公校閱台三場而甲乙
之如額取中二十五名彙爲鄉試錄恭呈

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臣惟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

文武同揆聖王以詩書射御教士而將帥之材卽養於其中自唐制武科宋設武學其途已分而於武之中又有分焉嫺騎射者或未習韜鈴曉兵法者或不勝技擊非其才之難要亦所以導之與所以取之者法有未備我國家久道化成旣宏文學之風蒐羅髦秀復本鄉射賓興遺意於文闈後舉行武闈先之以外場繼之以內場立法盡善取材必全非難之也誠重之也

皇上德盛化神聲教四訖年來川陝蕩平大功告竣總師干而膺閭寄者皆秉

睿謨指授克協機宜故捷伐所加櫓槍淨埽瑰奇俊偉

之士飈合雲興莫不聽饒歌而神其鼓舞矧江漢爲二
南首化之區兎豈詩人所稱公侯干城公侯腹心者胥
於是乎舉之尤足覘 盛世作文雅化且於甲子裕億
萬年無疆之慶方之成周負乎尙已 臣躬際 昌期忝
司職事忻覩士氣之振興益仰體

聖主所以樂育羣材者悉心校閱旣察其持弓審固之
能與夫翹關負重之技復取其明習策論如語所云有
勇知方者貢之 大廷以備列戟分符之選由此荷
龍光而昭駿烈於多士卜之矣謹拜手稽首而爲序

湖北武鄉試錄後序代

嘉慶九年甲子科湖北武鄉試屆期代辦主考官布政使臣台斐音率同提調監試官進學政臣茹棻所錄各府州縣學武生明試之演武場先騎射步射次技勇擇其合式者揭示之復率同考官局試之貢院如額取中二十五名既乃敘列在事官銜名及二十五人之系貫又擇所取論策各一首彙爲鄉試錄恭呈

御覽遵成例也維時臣丁雲錦以道銜知武昌府充提調官例得綴言簡末臣竊惟古來造士之盛莫如成周棫樸之詩曰周王於邁六師及之而兔置一篇所稱剋

東坡先生集卷三十三
趙武夫者流連歎美二南之言詳矣說者謂文王化行
江漢舉閔天泰顛於罝網之中考之其地其時蓋有歷
歷不爽者在當日文武同揆雖以武夫而材可備干城
之選者卽德可爲腹心之寄我

皇上文德武功丕冒無外三楚爲人文淵藪梗楠杞梓
旣美不勝收而嫻武事者挽強命中通習韜鈴矧當大
功告竣之後甲子初週干戈載戢饒歌凱唱尤足以新
士氣而鼓人材他日虎旅鷹揚入典 禁禦出總師干
者由此其選懿哉懌乎夫兵可百年不用武不可一日
不備自唐設明習兵法翹關負重諸科以取士趙宋及

明沿爲定制其時名將亦多由科目出身凡勲烈之彪
著楚中者尤屈指可數然求立法盡善必本鄉射賓興
遺意與成周比隆洵未有如我 國家久道化成者也
臣備員楚北躬際 昌期惟推本

聖主長養樂育之鴻庥與多士涵濡 醴化思所以磨
厲奮發者謹拜手稽首附識數言於後

重修湖南通志序代

湖南爲全楚要區黔粵交衝徭獠錯處余昔年備兵衡
桂檢舊修通志舉湖嶽之淳峙封域之廣輪關隘形勢
之瞭如指掌者撮其要領以識之而壤地有合離戶版
有分隸郡縣有更易卽今準昔不無異同思與二三同
志網羅散佚重加釐訂旋從事楚北軍營志焉未逮方
今我國家闡澤覃敷南交嚮化由於苗疆之綏撫控
馭屢布 綸音以乾州鳳凰永綏陞爲直隸專廳又移
永綏治北花園堡增爲綏靖一鎮分沅州府邊地設立
晃州一廳建礮增卡以控制之樹學屯田以休養之地

無曠俗無頑遼廓紆僻之區皆得安其業而蒙其庥此
誠千載一時之盛通志所以必待續修也歲丙子布政
使翁君鳳西力司其事開局纂修列分四十四門而以
詔諭冠之視舊志體例尤爲謹嚴其餘各門亦以酌舊
增新爲斷考舊志之作在湖南分省之初僅依據湖廣
通志而通志初修開局武昌去長沙諸郡較遠搜羅采
輯詳於北而略於南不獨地限之亦時實爲之也按舊
志所載職官宋元以前紀錄渺見漢晉以上選舉寥寥
至唐宋科目年榜不分人物藝文不免遺漏附會欲補
其缺而訂其誤自非詳考正史遠紹旁搜將酌古而泥

於古準今而未必有驗於今志何益焉昔人云作史莫
難於志才學識三者缺一不可斯志參稽舊志漏者益
之疑者辨之期於詳慎而後已如理學必備錄遺文所
以示景行也先民必追尋遺蹟所以資論世也築堤濬
堰詳及田廬歲事於此係豐歉也畫方計里區以州原
經界於此度畸零也而金石之文非有關掌故者不錄
軍旅之事以恪遵經制者爲程其揚文德而備武功非
等空言無補至載未旌之節列紀日增之戶口具有闡
幽微以勵風教釐版籍以辨莠良之深意夫衡嶽九江
爲自古雄勝虞舜巡方以後禹奠山川於此紀功德焉

自史漢地理志而外如唐之長沙土風碑宋之長沙志
續長沙志清湘志零陵志春陵圖志衡州圖經九疑攷
古岳陽志甲乙卷岳陽風土記辰州風土記或僅錄數
代或但列碑銘或披圖考證或援筆諷思雖俱卓然傳
後大都一郡一邑之散帙而非通省之全書然則續修
此志欲總括九府四廳四州中六十餘年以前與六十
餘年以後山川風土文物聲名胥於此徵信所係殆非
淺鮮也計自唐宋以來不但方鎮重臣有名賢碩輔經
畫其間卽收合有司多賢達之士況周子闡道以後考
亭南軒胡康侯父子皆講學於此使官斯土者卽是而

究觀焉因以闡正學之精微占大猷之允塞明道經世
體用兼賅則措諸政者必不負於所施而化行南國俾
生斯土者亦卽是而參稽之觀岫嶺洞庭之宏壯溯蓮
溪嶽麓之淵源皆爭自濯磨風俗人心蒸然日上相與
歌頌我朝重熙累洽同文區夏之盛豈不休哉翁君
搜采史牒閱四年全書告竣松雲李撫軍手加釐定梓
而行之郵書屬序顛末私幸二十年前有志未逮今得
藉手以觀厥成爰識月日弁諸簡端以俟後之覽者

重修當陽縣關陵廟隄碑記

代

距當陽縣郭外西北五里之漳鄉爲關陵襟山帶河
降隆然祠宇在望自前代建廟以來中間屢經修葺故
碑文多有殘缺惟康熙十九年總督蔡毓榮三十五年
總督吳璥巡撫年遐齡與乾隆二十五年總督碩色巡
撫莊有恭四十八年學政吳省欽先後所記重新年月
地之高廣工之鉅細以及廟田承文之由廟祀設官之
始詳哉言之顧無一言籌及廟外之隄坡者非略也河
流形勢今昔不同彼時僅就殿宇施工易於爲力當事
者捐俸錢爲之倡初未嘗請領公項道光元年六月

皇上准學臣楊懌曾之請以沮漳二水匯流與陵逼近
命派員前往查勘應如何建築隄工俾資保障並酌籌
經費 奏明興修用垂永久等因欽此遵卽遴委前安
襄卽荆道吳之勳荆州府同知張棐先行會勘若霖亦
於巡閱荆南營伍時就近覆加勘明陵前向有神洲一
道士性堅結只加高培廣以防漫漲惟陵之右首卽係
沮河東岸年來淤成砂石逼溜直趨西岸致土坡漸形
塌卸該處距陵雖有二百五十餘丈然旣經冲刷非改
建石隄難資捍衛並因寢殿樑柱椽枋多有朽壞牆垣
亦皆鼓裂均須一律修整核計該員等估需工料銀共

八千九百三十餘兩請在隄河生息項下動支奏奉
聖俞隨檄藩司德奎給發當陽縣知縣張開雲承領仍
飭荊門州知州任郁佑督同辦理自道光元年十二月
興工至二年三月工竣適若霖湖湘校閱已完仍遵道
當陽率同文武僚屬躬詣 關陵式瞻殿宇伏觀

仁宗睿皇帝

欽頒靈威攸宅匾額懸於前殿謹齋奉

皇上御書聲靈如在四字親交守陵博士官關培先敬
謹供奉殿中仍將摹製匾額懸於後殿隨驗得殿堂門
廡式增式廓煥然一新其西岸築石隄計長三百零六

丈高自一丈七八九尺至二丈一尺不等正面土坡計
長八十丈寬十丈比前加高三尺凡所以旁皇周浹而
謹其呵護者宜無弗備洵足以奠神居而壯鉅觀若
夫神之靈爽赫濯充塞兩大之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
地我國家崇德報功累加封號雲書龍篆炳如日星
自京師以至直省府州縣衛春秋二祭尊之曰武廟與
文廟祀典萬古光照當陽雖小邑而漳鄉爲棲神永藏
之地宜若有百靈環衛於以固金湯奠磐石致民物於
雍熙推之甚廣若霖奉

命忝制兩湖惟以事神安民爲急所先務比歲水旱不

侵荏葦無警

天子之福 夫子之佑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孟子
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史冊所垂要豈蠡管所能罄揚
萬一故畧而弗詳惟詳述先後見諸章疏者於大功告
成之日謹記其事而勒之石

王善亭先生制藝後序

應甲髫齡鼓篋學爲帖括先君子嘗選史漢及唐宋人
文字手自抄錄延善亭先生於家塾課之燈下命誦五
經先生爲講經義每至夜分先君子圍爐酌酒以俟應
甲隨先君子寢天甫曙促令枕上誦先生所授經義日
以爲常先生之言曰文必本諸經而汎濫於諸子百家
爲帖括者當以王唐歸胡爲宗余旣受教謹識之一屏
時俗之學爲諸生朋試輒傾其儕輩然屢躋鄉闈乾隆
戊申試京兆倂爲世所謂墨卷者而得之退見先生於
里門先生乃曰子平日爲文不類是豈詭遇邪余悚然

於先生之言終守其學不變然自試於禮部又輒罷夫
乃知先生之文與先生之以文教後學者不在遇合之
得失也先生困有司之試者四十年以明經終老不屑
爲時俗好尚之文故其文原本六經貫通諸史氣空而
理醇骨剛而詞潔未嘗有意揣摩古人而按以古人之
法無所不合前輩如王唐歸胡以及金陳諸大家以時
文名者所趨不同類皆如是先生績學之純與砥行之
正於文章畧見一班識者顧以不遇於有司爲先生惜
非先生立言之心也先生旣歿嗣君掄英輯遺編若干
首曰味經堂稿就質於少宗伯山陽汪公序而梓之且

屬應甲校讐應甲一行作吏學殖荒落卒負先君子延
師教誡之勤因以所嘗聞於先生者贅一言於篇末俾
讀先生之文者不徒以時文目之而已

賜綺堂初稿自序

十四齡讀古詩十九首倣其意爲之見賞於里中先生
長者始好爲韻語稍長習奇耦之文與當世詞章之士
角逐名場顧屢困公車艱於一第自是放浪江湖以衣
食奔走公卿間箋判之餘不輟吟咏中間之齊之晉之
燕之越之豫之楚轉客京師與武林最久身之所歷見
之於詩初著獨繭詩鈔四卷詞格綺靡吾友王鐵夫序
之中年頗悔少作汰去其半一行作吏去此事愈遠而
性好之弗肯輟去追憶三十餘年吮墨搖毫所存僅止
此耳忍聽其零落殆盡耶爰加排次得古近體詩十卷

賦一卷雜文一卷詞三卷合之凡十五卷皆壬申以前作也然新聲側豔之詞未能刪盡其已流傳交游兄弟間者姑置之外集詩不編年以不滿一千首卷帙無多溯自乾隆癸巳以訖於今卷中亦區分先後今就乙丑原本與辛未所增續刻仍彙爲一編應甲自諸生獻賦蒙

召試行在得拜上方文綺之

賜故奇耦文皆以應制之作冠於卷首而凡官韻賦之雜入坊刻者亦並存之宋以前詩文集無自鏤版者知不免爲博雅所嗤顧應甲行年五十有三浮沉簿領之

中精力漸就銷耗後此再有增減未可知明知覆瓿之物間有自信者存焉因持此以質海內著作之家講去其非而爲之審定俾及身見之再加釐剔未爲晚耳非敢爲敝帚之享也嘉慶十七年秋八月朔詹應甲自序

泗南叔廬墓圖記

禮經無廬墓之文非略也聖人之言曰孝子之事其親
事死如事生又曰終身慕之後儒不深維禮意之所在
乃以廬墓爲矯情然則養生葬祭亦不在庸行中矣人
心風俗之薄由議禮者之失也吾族泗南季父篤於內
行熒然孤立家無擔石操奇贏以游市中億無弗中悉
以所獲奉母能先志承歡母年垂老叔有兩季弟亦以
藝游吳楚未能如叔之善於居積逋累頗重母憂之叔
百計爲區畫使與已相若母以少子賢如長君色始霽
叔與家人樂之不知手舞而足蹈也叔有子且授室亦

如叔之事母者事其大母母稍不懌叔與家人涕泣不食長跪膝前必博一笑而後已先大夫嘗稱其賢叔每語弟曰吾無所謂喜怒也但見吾母所喜者喜之所怒者怒之而已質哉孝子之言也叔固不業儒不知醫以母有宿疾多購金匱書求醫之長者講論得之隨手奏效者十餘年然終以母年既高氣血漸耗乃罄所有以市棧芥與難致之藥或有笑其愚者曰治生爲養親親如棄養人子尙忍言生計邪母疾革號泣不欲生族人止之嘔血至數斗仍匍匐肩舂插率子弟負土高湖之麓旣葬廬於墓側有終焉之志高湖在萬山之巔家人

裹糧食之不問及家事至輒遣去每當風瀟雨晦虎狼
突出鬼燐熒熒哭聲震山谷如是者三年族子應甲仕
楚中郵書羣季及鄰里鄉黨強而後歸其容戚戚然嗟
乎叔固未嘗讀書講學卒與古人終身孺慕一言若合
符節聖門言孝無間所親是當述其始末屬友人繪圖
以待當世立言君子辨証廬墓之得失而有所折衷焉
謹記

張桓侯廟焚詩記

嘉慶乙丑十月初十日之官遠安距城五十里界當陽
萬山中猝遇風雨昏夜投破廟棲止燎衣廊下倦極假
寐忽夢皂衣吏將郡侯命召新令尹私訝遠安隸州不
隸郡如鄰郡長官過此亦無道途傳見之禮辭以馬疲
人乏吏敦促再四且云公廨去此數武侯佇立以待不
得已具銜名付吏轉自吏導入角門至堂檐下見有修
髯面白皙衣絳袍冠兜鍪者降階迎揖始知爲神悚然
叅謁神以手提臂使不得俯伏命之坐西嚮設烏皮几
架鐵筆一枝薜花斑剝銅斗貯墨汁升許先有人拂紙

立座隅余私詰神邦族神已知之掀髯大笑曰子爲縣
介顧不知有上官邪此間爲臨沮故區在漢時界吳而
隸蜀吾漢右將軍西鄉侯張益德也先後爲巴西宜都
兩郡太守雖無異政頗有循聲吾糾舉屬僚先訪民情
好惡與吏事廢興不徇一己之偏故所部臻上理至提
戈躍馬縱橫吳魏萬軍中聞聲辟易此匹夫之勇耳吾
自信者在彼不在此也且吾雖不文非與文吏爲讎者
吾曹操多名士軍中饒吹積有篇章手加釐訂不獨刁
斗一銘流傳鴻爪顧陳壽以牧牛兒志三國逞私拂公
仲魏詘蜀併吾生平吏治沒之致世人目吾爲鹵莽換

却書生真面目吾心大不平予文吏也聞子來吾延佇
久矣請賦詩以證陳志之訛并爲余記其始末余唯唯
濡筆構思若有神助以草書錄長律五十六字俾吏持
去侯陰聲如鏗華鐘誦至當路幾人知令尹空山無酒
酌將軍一韻大爲擊節顧吏以酒酌余隨有軍校鼻巨
甕至前余辭不勝杯勺侯移坐就甕舉瓢且啞且飲目
余言曰莫謂空山無酒子特豪於詩而不豪於飲惜哉
雖然酒逢知己詩遇賞音大非易事吾持酒戒已久今
爲此詩浮一大白願子此後戒作詩如戒飲酒庶幾性
靈汨沒濡染於奔走肆應之場事事揣摩求工則予不

求知於人而人無不知子者顧一得自喜謂詩與政相通不知詩與政交相失安得嗜好如吾者邂逅深山窮谷之中爲之眉舞色飛一唱三嘆子盍不少貶傲骨勉爲俗吏邪余尚有所扣爲鄰雞驚寤徬徨待旦式瞻神像面深黑非如夢中所見始恍然侯之莫姿颯爽固自有真面目與真性情非如世俗所崇奉而貌襲之者亟錄前詩於牒尾并囊中舊稿再拜焚之且記其事屬吾友錢唐沈著軒繪圖以誌月日感侯之知也

丙子科楚闈第五房試帖詩自序

余非考試不作試帖詩自嘉慶辛酉分校楚闈得士羅夢元馬鈞光張履恒鄧錦石光榮詹聞鰲劉許七人其時主試者爲同年施棨泉太史陸桂舟助教闈中互有倡酬蓋不獨五言八韻也近來館閣諸公惟試帖詩用力最專今年春以計薦至京師適在考差前期間有舊雨新知強余同作詩課問其格律則五言八韻之外無他詩也余生平不喜爲試帖詩且一行作吏與此斷絕更不作無益之事而門生閔新方補應 廷試同寓城南蕭寺每夜必作試帖詩兩首援筆立就詩成鮑覺生

先生亟賞之余雖不爲試帖詩然無日不見閔生之試帖詩生嘗謂作八韻詩猶作八股文人必致力古文而後能工八股斷未有兼工他詩而不工八韻者善哉其言足以起余也是秋賓興中丞張筠圃先生以五字擢英才詩題試同考官舉余詩爲之冠因襄斯役葢去辛酉已十六年矣自顧眼花手棘重入簾櫳不特主試者素未識荆卽同徵諸友亦不無今昔聚散之感自掣房後以至竣事陞興索然適試士詩題爲東坡游武昌西山寒溪寺之首句不覺有觸於懷點筆爲試帖五首初未嘗出以示人旣填榜吾門之負才望而長於試帖如

褚生上林郭生時亮爲朱詠齋學使所識拔者皆見黜
益信用力於詩之無謂則吾詩當深自晦匿而是科得
士王兆春蔡中珍余承書陳曉陵王之斌司先格魏琰
等七人於撤棘後來謁索觀再四且欲以此五章列行
卷之首以符分房次序不得已勉從其請願吾友爲之
商定焉

漢陽縣廳壁後止園記

環縣治東北隅皆山也自鳳棲南麓亘梅巖迤邐而西止於縣之廳壁以故解宇逼近山根堂以後無寢齋之外無厨安得隙地以爲園顧山之高阜皆在艮方易口艮止也主人昔止於園今止於山要不妨以山爲園兒子琅戒工人剗刈蕪穢剪除榛棘坡陀蜿蜒穹若洞谷就兩山兼并處拓地數弓構虛堂一楹不蔽風日右則磴道盤空繚以層欄人行峭壁上松翠濕衣山霁左側翼之以亭有檣枒老樹破石而生不知歲月望之蔚然深秀可列坐而休焉再窮其巔則江飄千里煙雲萬狀

宜園之勝槩若不止於此者余廼以止名之陋矣然余嘗讀易而有昧乎時止之義在動靜不失其時漢陽當三楚之衝冠蓋如雲期會簿書迄無虛日若臺叅則獨明渡江同舟已日晡計十二時中動靜皆不能自主求一靜以屏羣動庶幾判文書理訟獄可以暫時下簾伏几而客來不速又呵及當關之漫應是園雖設而窺且未能違言止哉夫求之高遠未有不失之卑近者也茲山紆迴而上園僅一隅不及其頂一若止之境無窮而可止則止勝於求止未能俾心目中時懸一止象以自惕焉雖然主人自號止園已二十年矣曩者締符他邑

留學漢南家弟昆漁買鄰園以止余因以名之園在城東郭門外之蓮花隄柳陰深處年來草荒三徑卷中尚存雜憶詩二十首其末章有辜負園名何日止之句可以互證今園不同而皆爲吾所暫止一止於水一止於山其止一也故園成之日亦以此名之并援筆爲記以俟後君子之來止者知其所止邪抑聽其所止邪

錢柳汀六十壽序

甬東錢氏由宛陵遷於鄞遂爲甲族代有閒人以風節
相尙吾友祝華清門之後也五世祖清溪先生諱啓忠
仕明天啓朝因建言詆魏黨出爲南康府推官修復白
鹿遺規講明正學官至山東提學副使一傳東廬先生
爲博學才辨之士入國朝以幕畫佐閩海督師者平
耿逆敘功授中書舍人以母老辭是爲祝華曾祖再傳
苟亭先生由太學生考授州同知著有雪卷全謝山太
史所稱四明耆舊今阮宮保采入輔軒錄者是也其長
公太學生式南先生卽祝華尊甫能世其德所著魯山

詩草流傳海內舉丈夫子四人季君祝華生有異稟爲
文兼法家言諸昆先後謝世資館祿以謀色養始棄舉
業而懷筆出游航海渡河足跡所至名公爲之倒屣其
游於楚中最久三十年來必擇所主用是假手以施諸
世者甚備余於嘉慶辛酉年需次鄂城與祝華締交知
爲篤行君子凡七緇縣符必先馳書堅訂思引以爲助
亦有時延之弗果就則疑獄之待決者郵筒商訂輒爲
余批竅導欵反覆推求不以爲瑣楚北當事者以祝華
學粹品純爭先納幣而祝華獨心契於余交二十年自
首如新余尤雅重之人第知祝華先主錢穀楚中無出

其右者至刑名之學祝華意所不欲爲自余強之而後
爲之其刑律更精於錢穀居恆與余講求吏治以宅心
正已爲先余性褊急祝華持之以緩初不曉其意每有
辯論事定始服其識之遠到夫余亦二十年前游士也
習見幕游與宦游之交相失大都聲氣攀援門戶角立
燕衍娛樂憧憧往來歲時饋問不絕於道居然咳唾生
風潤澤爲雨間有以道自重不失前輩風規紛紛者且
羣起而笑之若祝華之特立不阿僚友翕然推服非其
才之難有學以養其才之爲尤難也至其篤於內行門
內外無間言自式南先生捐館以貧無立錫之士經營

先世喪葬撫諸孤皆卓然樹立尤亟亟於宗族姻婭師友故舊之情無不維持而調護之吾聞求友者必於忠孝之門祝華幼承庭訓道素相傳又能讀東廬之遺書以世其業如得所爲而爲之見諸設施者必大而溥獨惜余局促如轅下駒雖服祝華之教弗克展其學與才於萬一行自愧耳今戊寅六月二十三日六十初度僚友將爲祝華奉觴以余與祝華交最久謂嘏文宜莫如余者余生平不喜爲溢美之詞獨於祝華持已之正宅心之厚喜其晚而連舉二子餘慶未有艾也爰敘兩人心跡之合綴筆序之祝華亦當笑引一觴

陳鑑湖六十壽序

余筮仕楚北二十年於茲矣所與游者多奇才異能之士至心相印道相合與余年相若延之惟恐不及得之惟恐或失者則友人如柳汀錢君而外惟鑑湖陳君而已鑑湖家山陰天台齊次風侍郎敘其家乘稱爲積德厚而人文盛傳至歲貢生三塗先生爲鑑湖曾大父增廣生德占先生所自出也尊甫太學生漢倬先生皆經明行修詘於有司之試而浙東掇巍科擢高第以文學置身青雲者半出三塗先生喬梓門下人以是爲陳氏榮鑑湖生而岐嶷年十一能文章通達事理宜取金紫

如拾芥乃爲境所困自漢倬先生捐館後兩哲兄疾病多故蘋孤孱弱其時太夫人在堂亟所先者閤門食指仰事俯育取給一身慨然曰讀書所以致用士不能顯名於世以用其身當假手於人以用其學法家所言非無用之書也祿養所以代耕士不能竊祿於朝以養其尊乃分祿於野以養其素束修所入勝不耕而食也於是橐筆游楚中方弱冠名噪諸侯爲當局者所引重余素服膺鑑湖之學雖未能窺其萬一大抵不務深刻而能總括王肯堂沈之奇洪臯山萬楓江諸家之言融會貫通發明精義之所在楚中僚友凡老於吏治者疏大

疑決大獄必折衷鑑湖始論定焉鑑湖性孝友其迎養太夫人於鄂城有以重幣延之者力却之尤嚴於擇交意所不可輒形於色至面斥其非而中無城府一言投契卽披肝露胆有古遺直風居恆雖儉以自奉而厚施於兩弟善事孀嫂與孀姊撫諸孤皆卓然樹立他如振窮鱗甦瘁羽宗族戚友以急難告者無弗應且怵他人之我先也夫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今鑑湖舉三子皆雍容爾雅紹元方家法他日昌鑑湖之學果能見用於當世更不必假手於人而措施之因以大振山陰陳氏之宗風是鑑湖志焉而未竟者於此卜之且吾聞刑律與

樂律相表裏善言樂者始於六成於十二旋相爲宮高
之下之不遺一黍不溢一黍積至一千三百七十黍如
籌添無量爵飲無算而定律者總以黃鐘爲萬事根本
是猶稱壽者總以甲子爲初度春秋與鑑湖攬揆之辰
若合符節余初宰竟陵先後延鑑湖與柳汀爲助兩君
皆余畏友而以道義交相勉者今承乏沌陽不我遐棄
顧余與柳汀髮麤白矣鑑湖少余一歲精力十倍於
余今庚辰季冬懸弧之日同人奉觴効祝以余交鑑湖
已二十年其言信而可采屬序於余余前年壽柳汀六
十之文人不以爲謬今壽鑑湖亦質言之而已矣試問

柳汀暨諸君子之與鑑湖交善者以爲何如

祭徐望叔文

嗚呼玉山之英瑤閭之精游戲蓬島出入蓉城三徐華
開賢哲挺生司寇公孫偉哉望叔章美內含至性醇篤
太公隱德貽厥清福少而道長舟車僕僕西笑長安遍
游五嶽隨諸父行題輿判牘平生風義交游共稱少邛
仲連方許齊名一言投契肝胆相傾清門之後赤手獨
擎其視科第如歷階升君頗不屑投筆撫膺干旌歷聘
以祿代耕桓寬鹽鐵議論縱橫陶侃竹木經濟恢宏假
手設施妙有權衡口陳指畫必信必誠友愛羣季雍睦
一庭豈惟敦本澤及零丁樂善不倦有求輒應江樓寓

鶴鄉夢時榮墓田丙舍式廓宗盟滔滔江漢中流力爭
卅年一席石鼓周京老客諸侯東方歲星君有從弟
召試同徵余未仕楚先已識荆君長於余一十四歲折
節忘年論心傾蓋余兄事之高出流輩比君松柏能耐
歲寒與君葭莩同結古懽余宰江川縮地咫尺旋移沌
陽共數晨夕賴君匡勦矢言金石君以年高病肺休息
雖然杜門未曾割席艱難運籌宛轉伏櫪始終熱腸冰
霜不易奈何蟬蛻遽登仙籍十日不見頓成今昔我方
納履君已易簣老淚空彈痛心莫釋君登大髦備福孔
臧有千六益能薦馨香素車白馬冠蓋相望彌留之際

眼放明光附棺附身一一料量若有前因非同渺茫天
之報施其後必昌吾兒君婿君每譽之兩抱女孫見而
色怡披幃君去兒失所依嗚呼君之交友可云無咎君
之立身亦當不朽七十七齡古稱上壽全受全歸惟德
之厚有何遺憾爲之疾首兩姓朱陳百年耆舊死別吞
聲不曾執手九原有知此心負疚

弟崑漁寓鶴山房詩存序

余年十四先大夫手一編出示曰此吾家先伯書文憲公諱同遺詩汝愛而讀之始學爲韻語頗見稱於里中長老自是操筆與當世詞章之士角逐名場視帖括夷然不屑吾父力戒之使務爲根底之學以求科舉顧屢試屢黜仍去而學詩吾弟崑漁少余二十歲性穎悟亦薄舉業而好吟詩余弗克以受之吾父者課吾弟弟見余詩必守錄之余自違養後不得已而出遊弟先余遊楚者已七年泊余官楚中需次漢江之上弟買鄰園以止余顏之曰寓鶴山房余先後握符赤緊欲挈弟偕行

弟顧落落弗果去而自攜家畱頓園中日與學士大夫
之嫻雅者遊積有唱酬之作因以標題其稿余旣匏瓜
遠繫弟卽以詩抵余亦無暇爲之審定繼白恩施先後
量移陽川兩邑冀與弟相見江皋對牀風雨不廢詠歌
而弟又遠遊數千里外一節雙屐攬勝探幽余郵書止
之終弗顧至癸未秋七月余引疾解漢陽之組弟知余
病且衰也因亦倦遊手編前後詩稿乞爲點勘弟詩初
學七子亦間有緣情綺靡之作刪之未盡要不能自掩
其真今就各體中可存者釐爲六卷詩雖不滿千首其
會心處頗如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境不得謂其非金

谷繁華而少之雖然余不樂弟之工詩也余刻意爲詩
不工制舉文字七上春官不得志一行作吏結習未忘
於詩未必盡工而爲吏之道日拙長官僚友以書生目
之屢見摧折其號爲風雅者應酬責諾黷之不已稍遲
卽謂讓是求舉與求官大受好爲詩之累弟見余一官
偃蹇屢促還山卷中多有微詞余深避之因而求退顧
猶勤勤懇懇將專力爲之余甚不欲以累余者重累弟
也弟雖無宦情而旅食江干閤門餽口皆仰給於弟渺
軀孱弱耗心思於無用之地知者不爲旣點定其稿仍
以未能奉戒於先大夫者舉以告之使終無蹈阿兄覆

轍云

書前大學士崑山徐公述歸賦後

前左都御史澤州陳公與崑山相國徐公同朝領史局
午亭文集序公於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夏五月以戶部
尚書入叅大政舉朝卿士大夫交相賀蓋天下望公之
相久矣公居臺憲時謇謇諤諤有不得遂其奸利者皆
側目裂眦既退閒以昌明正學爲已任再拜御史大夫
不以前罷政故少自抑損由是朝廷益重公而枋用
之在政府一年立朝風采終始弗渝雖疑謗相乘因而
罷歸而天心眷顧未已公一生進退澤州之文與公
仲兄果亭侍郎所書卷尾數言逢逢相印此述歸一賦

係南還後脫稿一腔忠愛溢於楮墨間 國初諸賢訓
離騷而下漢魏庶幾至書法則本歐虞誠篤論也末學
小儒何敢更綴一字惟按曝書亭集中所書公述歸賦
後於尙書亦不知句下有蓋謂是舉職所當盡未嘗以
語尙書公之不矜伐卽此見矣數語與原跋稍異亦視
原跋較詳此竹垞先生手定全集時曲寫公之惻忱又
從而添注之古人作文周密如此非叅觀互證弗得其
真此卷自康熙丙子公子道積太史裝池經前賢題跋
後迄今又百有餘年中間未加點墨流傳日久殆亦如
公家傳是樓中所藏書籍散佚人間趙璧秦璆展轉失

所其不與鴻泥蠹簡同歸漸滅謂非公精神所寄若有
呵護之者逡巡以俟公之伯兄司寇公曾孫前武昌通
守芝山先生之手始得而寶之以貽令子竹逸親家重
加裝襲屬綴一言於幀尾余家先學士養沉公與公同
登順治十六年丁丑詞館今兩家子姓追敘先型重以
姻串因得借觀公之手蹟端拜讀之且識竹逸鄭重愛
護之思書而歸之以重世守焉

治東雲程里胡氏家譜序

大治多冠蓋之里簪纓之冑縣志所載名宦鄉賢先後
同出一門未有如雲程胡氏祖孫父子兄弟之尤著者
也胡氏由通城徙居大治世有隱德自其先文寬以明
經起家東泉以賢書領薦再傳至知潼川州希瑗與常
州府通守希寅皆前明舉人所至有異政潼川之子應
辰萬歷癸未進士官川東兵備道論者謂以名儒爲名
臣詳見湖北通志由是家益大而其後益昌兵備介弟
知都昌縣基與其孫知潛山縣繩祖皆由鄉榜入官入
國朝官羅田教諭順治丙戌舉人念祖卽潛山之弟迨

康熙乙酉科夢發與其姪齊泌同登桂籍綿綿延延以迄於今屈指甲乙科而外貢成均登仕版者後先相望與夫文學材武上舍諸生彬彬然百有餘人之多然則胡氏之譜且不一書也余於丙戌秋來權縣事緣前官允邦人士之請勅建試館雲程董其事者爲胡孝廉世清與茂材致善因公接見余雅重之因得徵其先世其時胡氏族譜已告成丐序於余而言曰胡氏受氏以陳莫敢祖也衍之於晉爲安定衍之於宋爲豫章又衍於御屬通城然皆遠矣弗及詳也惟以我受二公自元季遷於邑之雲程里爲始祖相傳已十六世矣子姓蕃衍

若塗人不相識也爰集族衆彙其系而譜之序昭穆長幼以正倫理別遠近親疏以篤恩義記生沒歲時以晰始終誌宅兆坐嚮以重祭掃書爵秩名號以明顯晦註遷徙分合以討源流凡節烈孝友事業文章散見志乘者謹錄之無敢異幽光潛德猶待闡揚者亦謹識之弗敢忘未知有當於譜例否余聞而壯之曰信如子言不援貴宗不追遠胄惟本其所自出信而有徵深有合乎歐陽蘇氏遺法不亦善乎慨自宗法廢而譜學興門望衰而譜學又廢其事非賢有力者莫能爲非賢有力當可爲之時而爲之亦莫能爲也唐以前用博古通今之

儒知撰譜事譜之名所由昉宋嚮其制歐蘇兩公始援經起義創法自我在當時已有議之者而歐蘇不可搖奪當爲而爲之亦視乎其人與其時爲何如耳今胡氏曰昌日熾先澤所貽方未有艾此譜於遷祖以上雖賢不錄知其無敢附也遷祖以下雖繁不紊知其無敢慢也轉徙以後雖遠不遺知其無敢棄也無敢附所以尊祖無敢慢所以敬宗無敢棄所以收族可謂簡而能賅約而能博者矣抑吾聞橋南對薇喬梓兩先生立德立功爲明季仕宦中第一流人物卽如剩巖卜子前輩風規立言不朽使爲之後者食舊德而誦遺芬油然而生孝

悌之心殷然勵繼述之志處爲真儒出爲良吏因以蔚
光世濟 國史書之又匪獨家乘之榮矣夫宗法明則
孝友敦風俗厚亦守土者型方之助也言雖不文願胡
氏子姓及時惇勉率乃祖攸行豈不懋哉余故樂從茂
材之請書其要於簡端以爲之券

雙桂堂試帖詩序

作八韻試帖詩猶作八股時文驅天下懷才負異之士
限之以程式不能稍軼範圍世之作試帖詩者其意在
求舉非求詩也於是論詩者亦以試帖異於他詩工試
帖者不必皆詩人余獨以爲不然宋以前無帖括自是
代有作者其文皆肆力於古非腐爛之文也唐以前無
試帖自是代有作者其詩皆討源於古非柔靡之詩也
茗香學詩於余其試帖非受之於余而持論與余大同
而小異其言人必兼工他詩而後能作試帖詩余則以
爲人必專工古詩而後能作試帖詩似茗香之論得其

中余之論近於僻今年春茗香裏所作試帖詩一卷就
鑒於余舊雅之姿超逸之氣逞妍抽秘不名一能迥非
曩時所作試律余頗訝之旋出其五七古詩求爲點定
果駸駸日上然後知試帖與古詩同出一源不以余言
爲河漢余非考試不爲試帖今垂老尙與茗香講求試
帖之得失此亦如舉進士未成向人言帖括未有不貽
譏於當世者茗香年弱冠卽貢於朝知試帖爲當世
所重屢勉爲之其智慧又遠勝於余他日以韓杜百韻
之風力致沈宋八韻之精嚴必有進乎此者余雖衰猶
泚筆俟之

潁川王氏家譜序

潁川王氏系出新安之婺源余初不知也歲在丙子分校楚閭薦士七人舉房首者爲王生兆春揭曉來謁自言居孝感之潁川因詢及家世始知與余同祖籍星源其先世宦於黃而遷於楚者也王氏之祖文禮公爲吾鄉先輩文章政事卓見前明嘉靖間曾官黃州別駕僑居漢川梅城里始由梅城徙孝昌縣縣延延迄今已十三世是爲潁川著姓亦猶婺源甲族也余祖籍與王氏世爲婚姻王氏子姓之登館閣擁符節者莫盛於雙溪三十年前心齋郡丞宰孝昌曾爲余言及婺源王氏遷

於楚者不獨潁川惟潁川之王本雙溪之後今黃州郡志所載別駕里居鑿鑿可據王生季父景陽司馬經世才也歷官秦中有政聲今居林下十餘年力求敬宗睦族之原集族中父老子弟輯爲家乘其言曰不援貴宗不追遠冒惟本所自出以遷於潁川者爲始祖旨哉有合乎歐陽蘇氏兩家譜法矣余交王氏竹林久最後得雲舫茂材延至家塾課次兒尤習知其先世遷潁以後道素相承世傳儒雅是以簪纓冠蓋益大其家今子姓皆翹然輩出食舊德誦遺芬者先後相望譜序始於雍正四年至嘉慶十九年重編今乃彙其系而梓之王生

兆春承季父之命請序於余余何足序王氏家譜而王
生尊甫秋亭先生篤學君子原序具在因就原文點筆
衍爲後序俾覽者信而有徵兆春方官潛江學博夫博
士猶古之宗正族師也明倫是其職守惟宗法明則孝
友敦風俗厚教國必先於家余固樂從其請於家譜發
之知潞川王氏之澤正未有艾也